**《老宅门前的青石》**

天刚蒙蒙亮，汪老爷子就拎着竹扫帚出门了。青石板路在晨露里泛着青光，像一条被磨得发亮的玉带，从老宅门口一直铺到巷口的老槐树底下。他佝偻着腰，扫帚尖在石板缝里轻轻游走，惊起几只躲在里面的潮虫。

“慢些扫，别把青苔扫没了。” 身后传来老伴的声音，她端着个粗瓷碗，碗里盛着刚熬好的米粥。老爷子 “嗯” 了一声，扫帚果然放轻了力道。这些青石板在门前摆了有些年头了，被几代人踩得油光锃亮，最中间那块磨出浅浅的凹痕，倒像块养熟了的玉。老伴站在门坎边，瓷碗沿沾着圈米浆，她用围裙擦了擦手：“昨儿夜里听着潭水响得厉害，许是要变天。” 老爷子直起腰往潭边望，晨雾里只隐约见着几丛芦苇晃悠。

“城里来的娃娃们今天该到了。” 老伴把碗递过来，“昨天电话里说，要听你讲那块‘清白’匾的故事。” 老爷子接过碗，热气模糊了老花镜：“有啥好讲的，都是些老掉牙的事。” 话虽这么说，他还是抬头望了眼门楣上那块黑檀木匾额，“清白传家” 四个金字在晨光里闪着柔和的光。他记得小时候，父亲总在饭前指着这块匾额，一字一句地教他念，告诉他这是汪家的根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丢。

早饭后，老爷子扛着锄头去了屋后的菜园。露水打湿了裤管，沾在白胡子上凝成细小的水珠。他种的青菜长得齐整，一行行像用尺子量过，连土坷垃都碎得均匀。菜园的篱笆是他亲手扎的，竹条排列得整整齐齐，上面还爬着些豆角藤，绿油油的，看着就喜人。“人勤地不懒”，这话是他爹当年常挂在嘴边的。那年头闹饥荒，全村人都饿得直不起腰，他爹硬是每天天不亮就去河对岸开荒，回来时裤腿上总沾着带血的草汁。

有一次，父亲在开荒时挖到了一窝野鸡蛋，他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揣在怀里，一路小跑回家，分给了族里最困难的几户人家，自己家却一个都没留。“哪怕挖野菜，也要站直了挖，” 爹临终前攥着他的手，指节因为常年握锄而变形，“咱汪家人，穷死也不能占别人一分地，贪别人一粒粮。” 每当想起这些，老爷子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劲，干起活来也格外有精神。

菜园角上搭着个竹棚，里面放着些老物件。老爷子蹲下来，用粗布擦着一把铜锁。锁身被磨得发亮，刻着的 “汪” 字却依然清晰。这是当年他爷爷在祠堂当值时用的，据说有回县里的官差来收税，想多要两担粮，爷爷就是用这把锁锁了祠堂大门，坐在门槛上一动不动，直到官差灰溜溜地走了。

那天，官差们气势汹汹地来到祠堂，拍着桌子要多收粮，爷爷却不慌不忙地拿出账本，一笔一笔地跟他们算，把每一笔收支都讲得清清楚楚。官差们被说得哑口无言，却还是不肯罢休，耍赖说就是要多收。爷爷见状，直接锁上祠堂大门，坐在门槛上，任凭官差怎么骂、怎么推，就是不起来。僵持了大半天，官差们见实在没办法，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“不是咱的，一粒也不能多给；是咱该担的，十担也不能少。” 爷爷摩挲着这把锁说的话，他记了一辈子。

竹棚里还有一个老旧的木犁，犁头已经有些生锈，但依旧能看出当年的模样。这是父亲年轻时用过的，那时候家里穷，没有牛，父亲就自己拉着犁耕地，一天下来，肩膀被磨得通红，汗水湿透了衣衫，却从不说一句累。老爷子轻轻抚摸着木犁，仿佛还能感受到父亲当年拉犁时的力量。

日头爬到头顶时，巷子里传来脚步声。几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举着相机走来，是昨天电话里说的调研队员。“汪爷爷好！” 领头的姑娘笑着打招呼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像极了小时候的孙女。老爷子把他们让进堂屋，指着墙上的族谱：“从汪伦那辈算起，咱汪家在这潭边住了一千三百年了。”

族谱是用厚厚的宣纸装订而成的，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汪家历代先人的名字，有些名字已经有些模糊，但依然能辨认清楚。老爷子指着其中一个名字，跟年轻人讲起了那位先祖的故事。那位先祖在当地做过官，为官清廉，深受百姓爱戴，离任时，百姓们自发地来送行，送的礼物他一件都没收，只带走了百姓们的祝福。

“您为啥不跟儿女去城里住呢？” 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问。老爷子往灶膛里添了把柴，火光照亮了他满脸的皱纹：“去年冬天我去儿子那住过三个月。电梯里遇见邻居，脸对脸都不说话。夜里听不见潭水响，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” 他从里屋抱出个木匣子，里面是本发黄的账本，“你看这是 1959 年的账，我爹给队里记的，一分一厘都清清楚楚。他说做人就像这青石板，要干干净净，经得住磨。”

账本上的字迹工工整整，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写得明明白白，旁边还有父亲做的小注，解释这笔钱的来龙去脉。有一次，队里分粮食，父亲发现少了一点点，他硬是在仓库里翻找了大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那少的一点点粮食，分还给了大家。从那以后，队里的人都特别信任他，都说只要有汪老爷子的父亲在，队里的账就不会出一点问题。

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，在青石板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。老爷子坐在门槛上，用布擦拭着那块被磨凹的地方。这时，邻居家的王奶奶端着一碗刚蒸好的馒头走了过来：“汪大哥，刚蒸的馒头，给你尝尝。” 老爷子笑着接过：“谢谢你啊，王奶奶，你这手艺还是这么好。”

王奶奶笑了笑：“看你这话说的，咱邻里之间客气啥。对了，我家那小孙子明天要回来，想让你给讲讲咱汪家的故事，你看方便不？” 老爷子爽快地答应：“方便，方便，让他过来就行，我好好给孩子讲讲。” 在这古村里，邻里之间就像一家人一样，互相照应，互帮互助，这也是汪家 “孝义” 家训的一种体现。

调研的年轻人要走了，姑娘掏出个笔记本：“汪爷爷，您家的家训，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？”

老爷子想了想，捡起块小石子，在青石板上慢慢划着：“勤扒苦做，干净做人。” 石子划过石板，发出沙沙的轻响，像极了他年轻时在田里薅草的声音。

年轻人走后，老爷子又拿起扫帚，把门前的青石板再扫了一遍。他扫得很仔细，连石板缝里的一点灰尘都不放过。扫完后，他又去菜园里摘了些青菜，准备晚上做给老伴吃。

夕阳把老宅的影子拉得很长，青石板被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。老爷子站起身，拍了拍沾在裤脚上的尘土。远处的祠堂传来晚祷的钟声，他望着巷口那棵老槐树，想起小时候爹牵着他的手，也是在这样的黄昏走过青石板路。那时候爹的脚印很大，他的脚印很小，如今他的脚印也变得宽大，和爹的重叠在一起。

他还记得小时候，每到黄昏，父亲就会带着他在青石板路上散步，给她讲汪家的故事，教他做人的道理。父亲说，青石板虽然坚硬，但只要用心去呵护，就能保持干净整洁；人也一样，虽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诱惑，但只要坚守本心，就能做到清白做人。

风吹过巷口，带来桃花潭特有的湿润气息。老爷子摸了摸门楣上的匾额，“清白传家” 四个字在暮色里依然清晰。他知道，这老宅，这青石板，还有那些代代相传的老话，总会有人接着守下去的。就像门前的青石板，就算被磨得再光滑，骨子里的坚硬，一点都不会少。

他转身走进屋里，老伴已经把晚饭做好了，简单的几样小菜，却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老两口坐在桌前，慢慢吃着饭，聊着家常，窗外的月光洒在青石板上，泛着柔和的光，仿佛在诉说着这个古老家族的故事，一代又一代，从未停歇。